

文則

亭

古 籍 保 护

書

文則卷之二

冀南張雲

論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則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



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
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
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
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
者聚而爲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
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
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
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
德又有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

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
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
天子自天子而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
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也遠矣及
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
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而爲朝覲以明矣繼
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會同離而爲守臣
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
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

陵夷迄於幽平王室東遷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
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萑弘者有之天
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
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
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
敗端其在此矣乎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
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
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
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耒鋌謫戍之徒因

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
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
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
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
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
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以明
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亦立守宰此
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
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治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其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伯之明審觀黯汲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其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伯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遺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

得而行明遺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

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四起幸而不起則
削其斗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
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
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
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
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變之垂
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
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
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之歸殷者三千馬資以黜夏湯

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馬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
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
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
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
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
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
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
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
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

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
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今夫諍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
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
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
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
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
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

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
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
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
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
則而充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
失不為不孰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
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
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
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

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責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茁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昭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

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東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

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
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
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
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
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
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
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
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
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

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
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
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
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
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
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
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
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
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

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也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

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

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恠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恠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上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

其恩養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

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

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

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
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
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
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
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
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
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
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
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
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
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
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
庶乎其可也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
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
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

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
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
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
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
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
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已者重以周乎
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
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
懼其人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脩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

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
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
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
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
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已者已廉乎
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
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
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
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能尊已也雖然

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脩而忌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諫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

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恠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

麋鹿脅項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

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
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
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
說此其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
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
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
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諫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

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
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
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
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奕阿諛使
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
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
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
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
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

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
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
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
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
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
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
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
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
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
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
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
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
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
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
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
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誠如是
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子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

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

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

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旣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權書

心術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

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
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
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
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
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
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
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
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
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
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
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與之
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蜀
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
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
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
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
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
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

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疆與吾角柰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祖湯而按劍則鳥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為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關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赦食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衆

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爲疆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踈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攜矣險阻懼蹙行以紓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城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爲衆以小爲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愕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嚴戢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堙示怯乘懈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懾背城而戰欲其不懾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踈欲速夫直而銳踈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爲則怒吾何爲則喜吾何爲則勇吾何爲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愕而忌敵以形形我恬而不恠亦以固矣是

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爲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故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爲耶不使吾得之目矣

疆弱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

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銳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疆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隋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

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恤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彊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牡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牡牝左右要當以吾彊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彊其左吾亦彊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不能處其彊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彊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彊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

衝則兵不分而彼問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
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
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入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
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
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
間不鳴金不搥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
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
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望城也正道之
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也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
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
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
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
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抉門
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
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爲主人
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牆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抉
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
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劔閣是也昔者

六國常攻函關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劔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渾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渾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竒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緜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日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竒兵伏兵三者以取勝况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用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

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呂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為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呂固與人為間耶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其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

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為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為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為利敗則為禍且與人為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為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

得敵之所僞示者以為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
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群綱舉
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
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
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
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
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
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
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當先為之規畫
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
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
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
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
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
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
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

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吕后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吕后者為惠帝計也吕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

於吕氏吕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吕后也猶醫者之視董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吕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吕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向稱孤而縮又最為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自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

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觀其戰鉅鹿也是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恠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旣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旣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彊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

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
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
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爾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
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
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
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罷據
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罍明矣軍志
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
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

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
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
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
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
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
大險也彼以爲劔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
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
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
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劔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

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材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疆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

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疆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

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
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
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
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
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
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
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
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
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
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
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
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
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
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
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

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又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

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雝吳也勾踐不頽舊塚而吳服田單謫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矣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

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為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
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
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
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
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
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而益辯也故夫
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
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
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
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
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
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
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
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
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
出也吾以為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

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為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息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輟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為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為齊有高國鮑晏以為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范增論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典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之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弑物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于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

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晁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暮月

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

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恠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入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何子十二論

嚴治

治民莫如嚴嚴者所以成寬也夫民心不一則散民情不制則亂法者所以節約其散而整齊其亂之具也嚴者所以立節約而作整齊也故嚴則法立法立則民寡過寬則法弛法

弛則民多辜故嚴治之民始急而其終也舒寬治之民始舒而其終也急急則民怨舒則民喜始之喜不若終之不怨也故民難與爲始而可與成終也夫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乘駕唱騶人望而避之毀冠而囚首人不讓席矣敝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嚴與不嚴所由致相遠也故嚴也者所以飾威儀慎制度使人見之者也夫日月垂象人不敢侮也山川示險人不敢踰也故法立而民不犯刑設而人不入者嚴之爲也是故先王之制階陛堂殿以異其等旂旆鸞纓以繁其飾官府爵位以差其品等異則尊卑別矣飾繁則上下章矣

品差則貴賤定矣是故先王之時尊卑不相紊上下不相踰貴賤不相越夫錯其采物而明其文章防範其情欲而束縛其筋骨耳目有常從違一定僭亂不起奸弊不生故文字簡而刑罰省民生逸而政事清此先王之所以能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而總一海內者也及至後世媮惰之風長矜肅之心喪上下相容頽其紀綱而決其防限于是豪暴擅制富強肆行宗黨連結而中外勢傾然後起而繩之發其隱伏摘其細微至於一法立而百僞生文例日增而不足吏議日異而不定人臣莫救其過而庶民莫必其命

故法密而犯益衆刑繁而罪益多何者源不治而末流濫也夫操如束薪亡不折焉急如絞繩亡不絕焉故治不可急急則無不亂者也是故法者由嚴起者也故號不張則幹斜網不振則目亂治不嚴則法壞夫嚴與刻異也嚴者立其法禁於未然者也刻者究其罪治于已然者也是故秦之法多如秋荼密如凝脂而民不知避也漢之吏搏如猛虎擊如蒼鷹而民不知畏也故不示而究人之罪是爲刻而已矣非所以格民也故嚴父無姑息之子嚴君無姑息之民故三王之民殺之而不怨夫非罔之而罹其罪者則罪在已而不尤其上也又何怨乎

上作

夫觀世以易化者聖也矯時以從俗者明也物必有敝承敝者復其盛勢必有變龍變者反其常故五帝之世循環不悖而三王之時因革並施夫世之所使時之所移從來遠矣要之其原皆出於上之所作爲教夫好劍之門多創客善醫之門多病人物聚於所致也故明聖之世則人飾義而服節汗濁之時則人毀行而喪守何也致之者則然矣正道壞則邪徑成公室衰則私門盛自古及今未之有

易也正之與邪公之與私氓隸之人能辯其所好惡然所
從違非者世之榮顯富厚者不在此而在彼也故五尺童
子聞人稱其善亡有不喜者也至於榮顯富厚之所在則
雖有縉紳冠冕之徒亡不棄廉損耻以附者豈其所為自
喜者不如童子也勢至而利交則情動而蔽其心也是故
上之人觀於時勢之變推于教化之端明義崇節而絀勢
利是以正道可復立公室可復振而遂邪順私之俗可絕
也漢哀帝寵董賢而孔光張禹皆在大臣位然身親屈焉
王莽之世所為臣服盡漢公卿楊雄最號恬於利祿然且

為媚作符命焉及至唐有八司馬者皆以其才而汙于王
叔文之黨夫數子者或榮耀終身或喪死當世卒為世之
耻詎不道于君子之門雖其所自立然亦上之所矧世之
所移也夫至著者義也至尚者節也故上以節義較天下
雖有蠢愚必不以其身為標矣雖有閭閻必不以其行為
名矣何者標者衆目之表而名者衆口之實也故張鶴以
行賞亡不射夫詈鬼以除病亡不罵夫夫嚴毋之育貞女
也入則有重關之限出則有鳴玉之飾寢則有絰結之固
然後淫邪不入情欲無感而脩潔之行成也是故節義者

士之大防也先王以此防人故立激勵之方與勸賞之法致式閭之敬施表墓之恩安車懸旌以彰其徵累帛加璧以示其予由是義明而節崇故雖有昏亂之世而無失身之士雖有汙降之時而無回面之臣豈不以上之所作邪是故義者有國之維也節者有國之衛也國之有不固者維不立而衛弛也

法行

夫為人君者法不可以有已為人臣者法不可以有已法者非甘物也有國者之藥石繩墨也夫諱病之人無不疾

藥石矣不直之木亡不疾繩墨矣小人之徒亡不疾刑法矣夫奸邪者小人之為而暴亂者小人之行也正奸律邪誅暴刑亂者法之務也故法者小人之所不利者也小人忌正律之典懼刑誅之罪必務以蔽其法援勢者為之沮行貨者為之誘怙强者為之撓造詐者為之竊法無不蔽矣故法不可以有已也法不以有已則上不得賣而下不得請賣請不行則上自天子之門侯王之宮太子之家公主之室下至貴戚之臣近幸之人鰲橫之吏豪俠之民亡不得行其法者矣故賣請不行則法行如流是故法不可

有已也千金之寶可以借客十金之寄不可以與人也非
愛十金反不愛千金也寄也有所受也已不得有也夫法
者人臣受之天子非人臣有之也天子受之天非天子有
之也已不得與而人不得辭故有沒公主車馬則后弗敢
怨邀太子車駕則君弗敢怒罪戲弄之臣則天子不得私
執豪俠之民則公卿不得關說此法之行也昔者漢高斬
丁公武侯斬馬謖皆垂泣焉夫丁公於漢高至恩也馬謖
于武侯至暱也垂泣者至私情也然而必誅之者法也故
法不可以恩暱而私情忍也昔者石奢爲楚王相父殺人
縱父而以身請罪王赦之石奢曰不可不縱父不孝賣國
之法以縱父不忠乃伏劍死李離爲晉文公理過聽殺人
曰王以臣爲理乃不明而過聽殺人臣當死也王曰子休
矣下吏有罪非子之過也離曰失刑則刑失死則死臣之
有失何以罪下吏也遂自死也夫死者人情之所愛而二
子不然者所以顯君而明法也由是觀之法非不得以釋
人雖自釋亦不得矣夫法清則政寬而人威法亂則政亂
而人玩威者刑中而不可逭玩者刑不中而可幸也夫刑
不中者上亂之也上不以法爲可受而與已則亂故以之

飾喜怒行愛憎矣復恩讎制毀譽矣持辯以變約束舞智以易章程文之以深辭鞠之以巧詆則法令滋章而事不循其實對簿繁委而人不得其情上下相遁公私混淆盜賊多有而奸偽遂起矣夫炎鑪遺于頑鐵利刃劔于軟毛密網漏于吞舟故法本禁亂而其極也亂生焉此執法之弊也故法不可使人有幸之者法可幸則良民懼於是平居之衆造善之人睹蝮螫之吏搏擊之廝岸獄之地掩耳而不敢聽側目而不敢視束手足而無所措矣故清法之國人畏法而不畏吏亂法之國人畏吏而不畏法夫使人至不畏法而畏吏者非國之美也

任將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垂成而敗撓於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於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為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

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矢以為功也羸糧躍馬以為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

疑生是故千人與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為推轂曰闔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為漢大將再捷而為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劫為田單之藉而趙括為白起之資此制

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於將也吾制之於已而監之於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勢成

夫天下之勢不可使有成之者勢成則附之者衆也是故勢者上之所乘而下之所憑也龍之在天以雲而神虎之在地以風而威豹之在山以霧而變鯤之在海以水而化勢之使然也故人之于勢乃所以表神威行變化者也是

故天下有能擬之人大舉之事必俟吾之壞而竊以濟其勢勢者天下之重吾弗可以一日釋也吾有所壞而適以濟之天下之重在彼矣故勢之濟有四不可不先也因其失而取之謂之藉資求所害而利之謂之賈惠舉其所不當而白之天下謂之假義造端以鬼其事謂之長惑此四者勢之所以濟也昔者陳平淮陰王陵皆項羽之臣而卒為漢用取于所失也沛公入秦約法三章去其苛刑利其所害也發義帝之喪縞素行師舉其所不當也白蛇雲氣鬼其事也是故亂非外至我有以招之勢匪彼至我有以

致之故塞招亂之門絕濟勢之端在有以固人心人心之固雖有能擬之徒不能奪也故藉資則無與也賈惠則不利也假義則罕服也長惑則不眩也然後天下之重在我也秦之失人心也陳涉非有諸侯之權甲士之衆以其萌隸之民戍役之卒揭竿挺鋤澤中一呼而四海嚮應者彼皆有欲起之心而俟先發者也故涉之得志輕在秦也夫天下之近禍履危莫過于從逆也惡安福樂禍危非人情也然而爲之誠見其禍危之於此而徼安福于彼也是故天下不可使有從逆之民從逆之民雖欲不適彼不得也欲不讎我亦不得也彼我一間固寧有死而長往無生而反顧者也昔者沛公送徒驪山畏失期之罪故亡章邯將兵山東畏被讒之誅故降李陵入匈奴畏反國之辱故叛夫叛背至逆節也亡降皆耻名也而三人者以不貲之身干之患害之情窘于前而不暇自好也夫天下不自好之人鮮耻弗軌之臣幸危愁苦之民願亂以三者之狀而值於吾之所壞此勢成之會也夫衆庶成風增積成山言勢以附成也是故弗軌之臣靡不自小以成大自寡以造衆者附之使然也是以有天下之計必先詳成敗之由明輕

重之機杜覬覦之罅遏擬偪之漸集內散之心斷外附之志使天下之萌蘖不生而勢長御之我則天下長安語曰涓涓不塞流爲江河綿綿不絕纏爲網羅故勢成而後圖焉莫之有及也

功實

功實之際後世人主常不能有所稽也夫功者人主之所誇喜誇喜之心熾於內而天下方有竒恠恢偉之事效於前於是功實之稽乃有所不能何者誠見其利未見其害知其福未知其禍也夫利猛獸之樂者忘銜楸之虞好馳

坂之巧者昧什輪之悔喜速瘳之藥者蒙毒發之戒是故快心之欲至而周身之慮移炫目之形接而見背之明蔽天下之事功在彼者我有不蔽其實實在我者彼有不顯其功故人主必詳於功實之辯而覈於異同之分也夫三王以善治爲功五侯以善備爲功七國以善戰爲功戰者至凶事也功者至美利也究凶事而徵美利此三王所以不爲而五侯所以不願也夫天下有不忘戰之臣有好戰之臣此二者功同而實大異名似而事不侔也是故不忘戰之臣多慮而有備好戰之臣貪進而寡憂多慮有備者

清外而實內貪進寡憂者多事以虛國是故不忘戰之臣
恒恐天下之有變而已無全策好戰之臣惟恐天下之無
變而已不有功不忘戰之臣恒靜而致安好戰之臣恒擾
而生禍此人主之當察也昔者秦之伯也累世而帝其帝
也再世而亡帝之甚難亡之甚易成敗不遠而代盛衰並
時而至者積功之極乃其積禍之盈也漢武之才過於文
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
白起爲武安君商鞅爲商君范雎爲應侯漢武以衛青爲
大將軍李廣利爲貳師將軍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此六人
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辯故白
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青李廣利霍
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危也夫好功之臣人主之
所不易使者非有厚養則不獲其死力非有大賞則不塞
其望意高爵崇號以貴之則朝之位曠金玉重寶以富之
則府之畜靡土田苑囿以益之則國之地削重徵濫役則
結民之怨破城侵境則深敵之讎夫然後臣其不可役之
民疆其不可樹之地利其不可通之貨故計民則停衆不
足以補亡計地則降城不足以報賜計利則遠物不足以

償費加危于當世而不為省流禍於後世而不能見此功
實不稽之患也是故覩顯福者必思隱禍臨近利者必圖
遠害功歸於臣而實弗被於國者明主之所不貴也

用直

夫國內有自擅之臣而外有敢敵之寇者在位無直節之
士也夫直節之士行高而不回言危而不遜行不回故有
匡救之義言不遜故有諫諍之忠於是內無不發之奸外
無不見之亂雖有自擅之心者無不弭也雖有敢敵之氣
者無不沮也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究不生

故直節之士邦之司繩而國之強禦也故司繩不得職則
邪枉行矣強禦不在列則盜賊至矣可不畏哉夫亡國之
君非無直節之士也有之而蔽于邪臣間于敵國也夫直
節者邪臣之忌敵國之憂也我蒙其蔽而受其間則直節
不得志直節不得志則邪臣遂而敵國昌也夫直節去讒
諂至讒諂之人者內順而外交能使視聽閉言語塞夫視
聽閉則亂不見言語塞則奸不聞於是宮庭容久伏之禍
邊境有卒至之憂勁弩射於城中長戟起於輦下上莫之
知而下莫之告者大臣懷首領之愛而群臣畏口舌之誅

也昔趙高欲專制恐群臣有言先指鹿為馬群臣無敢言馬者陳涉起山東二世召博士諸生問之皆莫敢言叛叔孫通乃讒對而出逃夫二世弗明不能用直臣而蔽障于讒人故內以遂邪臣而外以資敵國也是故邪臣無不欲去其所忌敵國無不欲逐其所憂晉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于虞而宮之奇去齊以女樂文馬遺季桓子而孔子見沮秦穆公憂由余之在戎魏戎王以女樂戎王樂其女樂五月不還由余諫不聽而亡夫外有悅目之欲內有惑聽之讒則賢不知其可寶而才不知其可惜也故虞為

晉逐宮之奇魯為齊逐孔子戎為秦逐由余夫三國者非不知賢聖才知也悅于欲而惑于聽也夫直士人主之所難用也矯正而不能順遂自重而不能苟容非其職不食不得其道不仕夫邪臣者人主之所狎而重寶美色人主之所玩好也夫重寶美色在前邪臣在左右則無所置直士矣故孔子不與女樂並容于魯宮之奇不與璧馬同止於虞蓋勢有所不合也夫蘭艾不同室玉石不同藏故用直士則必去讒佞遠貨色矣夫讒佞者直士之賊也貨色者直士之蠹也養賊容蠹而曰我有以用直士難矣

敵中

夫敵非吾不能克之難也亦非吾制之難也吾能明敵之
所以中我者難也是故知吾之能逆必反吾情也知吾之
弗能逆也即以其情反之欲有以嘗之先反復我也欲有
以實之先參伍我也以蔽者下我也以利者市我也此六
者不可不察也夫欲明敵之所以中我者在知敵之所忌
必飾之使弗覺我也事無不去矣是故敵之鉅弗忌也忌
其能明用人也將之賢不忌也忌其能同心也士之衆不
忌也忌其能同力也故明則有以蔽之同心則有以間之

同力則有以散之夫三者之害知者能諭之防之然卒為
所圖焉者彼有以揣摩投隙而此有以中之也狩者之於
獸漁者之於魚其伏機投餌也於其聚則多驚於其散則
無獲必于聚散之間而伺之矣敵者之機我弭我者亦猶
是也是故有所畏於我者視我以弗畏也有所弗畏者則
視其畏也若是而不察焉者彼得志也同心之將毀之弗
行也則必重之以輕其主使我之自忌之也若是而不察
焉彼得志也士之同力始張其勢以解之又出其利以啗
之則是道我以刑威也播虐則離我之衆誅降則堅彼之

敵若是而不察焉彼得志也昔者秦之攻趙本畏廉頗曰
吾畏馬服子將也趙人乃將馬服子而陷於長平漢畏項
羽之臣范增也羽使至饌太牢以進進而視之曰吾以為
亞父使也乃更饌以草具由是范增逐而項氏亡死東城
田單守即墨謂燕士曰予惟恐劓吾之降卒以戰也恐伐
吾士大夫百姓之墳墓也燕如其言而敵氣愈奮遂以其
殘卒敗燕此皆弗能明敵之計眩于事情而中之者也故
曰能明敵之所以中我者難也是故處敵者能知數者之
情有來焉必覺也有往焉必察也燭於先後之間斷於有
無之際內絕根株之病外固間隙之缺是故揣摩不得其
所出而抵投者不得其所入也故曰我不發其機雖巧不
施我不會其精雖勞不行故為敵中者敵在已也

固權

夫權有所受者固不有所受者雖得必失之夫偽摹不可
以遠示竊得不可以厚享故執勢有執于累歲而不能保一
日之命威有行于四海而不能全一姓之族權無所受之
也夫權者天子之所取重天下之所取鈞者也天子知之
天下見之也故上不疑而下不議夫然後可固也無所受

者天子不知天下不見者也故正坐而旁有窺之者矣前行而後有迹之者矣此至危之勢而彼方安之也夫人主雖使童子操金入市無敢攫者苟竊人主之金雖格僕而路人得執之矣是非童子強格僕反乃弱也使固與賊異也故盜失財不敢告也亡遺物不敢反也故權在于有所受有所受者又在視其所受之人昔者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堯舜皆大聖人也固雖受之天下而人信之至燕子噲讓國于子之子噲無知者也故雖受之一國而人不信矣夫信之故服服之故其受也固不信故不服不服故其受之不固弱子之產不與買惡人以為欺也瞽人之貨不與易惡人以為蔽也伊尹受湯之權放大甲霍光受武帝之權放昌邑夫擁君遷主非細故也已任之而人不疑者以受之者湯與武帝也湯非弱而武帝非瞽也夫權者富貴之藉也可以得富貴而不可以保富貴無所受之而受之非其主者皆危也夫見火知焚見水知溺者明也昧者不然不及火不知焚也不及水不知溺也夫班爵封者遺之券誥賜祠第者護之符勅此皆為世世計者也今爵封我能奪之祠第我能取之是券誥不憑而符勅不

效也此其章明宜鑒者也然爵封猶曰賜矣祠第猶曰營
矣以鐵版為不毀恃金書為不刊者猶夫前日也夫欲以
一時無所受之權而為世世計豈不愚可咲也

處與

富貴者人主之所有也恒易於與而不知所處則恒失之
故德不在于與也在于處所與處所與在知其所與之人
所與在于君子也則增厚而福澤在於小人也則濟滯而
禍災在疏則恩當而見重在戚則分當而見輕人故與之
擯罪之臣則以為異數而溢望與之寵幸之臣則以為庸
格而靡加故與之不難也處與為難矣夫天下惟小人戚
幸之臣不易處也數而與之則見顧遇而怙愛遲而與之
則見希闊而怨生與之厚則不以為過而忽之與之薄則
鄙而少之與之大難則曰吝而誹咲與之大易則曰汎而
玩侮與之而有所相踰則不平而起爭若是者不可不知
處也夫惠以示親施以示德無所因而與之則翔視而內
疑必不親矣有所使而與之則矜能而自致必不德矣望
之而必欲塞求之而必欲得不與則拂情而陰蓄忌與之
則多嗜而需不已凡此皆禍之道不可不知所制也夫權

勢者賞罰之柄名器者上下之飾而富貴者人主之有也故富貴有不可以易與者矣富貴者權勢之門名器之具也安可以易與也小人寵幸之人其未有富貴也則必遠權勢而不取畏名器而不干曰吾得富貴厚其身焉耳人主於富貴輕於所有而易所與則不勝其所悔夫富貴得則權勢可移權勢移則名器可假由是有擬尊之心有偏上之形而莫之制矣緣恩而寬忍則禍滋抑案而不揚則害成微裁之則逢其忿而遽其怒大發之則激其變而事起由是兵車戰於墻內戈戟擗於腹心事成是下賊其上而義紀絕也事敗是上陷其下而恩不終也二者之所來乃積愛之過也夫小人寵倖之人持衆歸之權必衆怨之所叢挾衆附之勢必群攻之所向故其謀危者所以圖安也登高以臨危者仰趨而陟顛不知下平地之可息也向陽而畏熱者疾走而格日不知其就陰之可爽也故小人謀危以圖安者富貴有以貫之而謙遜之義不明也秦之二世寵於趙高封以萬戶授之相印殺蒙恬於外誅李斯于內然趙高知其威在已而以圖二世卒使閹樂弑之於望夷之宮故二世於趙高非不有以恩德之也而終遇禍

者利害之情變也故富之而有不恩貴之而有不德矣昔者陳恒專國以其君積厚施而得衆遂弑簡公季氏執魯政厚私邑而弱公室乃逐昭公夫二子蒙於主者至厚也甚者見弑而次者見逐積愛之生害也故盜不以得財而不殺其主人妾不以得寵而不忘其主母夫人之心何可厭矣故驕子多不孝寵臣多不忠是故人主必審處于富貴之與知非其所當則母以其愛私之其所當者則母以其憎吝之明知其所失則母遂事而自安獨省其所發則母溺情而不有所忍故韓侯則惜敝袴矣周襄則止請隧矣漢文帝則夜收北軍之節矣何者富貴必吝于小權勢名器在杜其漸也夫天之生物能爪牙者則去其羽翼誠以飛而食人則害廣矣是富貴權勢人之羽翼也故其與之也而必使其可制於我我富之者我能貧之我貴之者我能賤之夫然後從而富貴之是以權勢之門不開而名器之具不亂也夫干將莫邪天下之至利以刺人無扞之者能倒持而外柄則刃反著于其身人主能無倒持其柄則可矣

策術

策國者大抵務實於勢變而不詳於事理求伸其辯智而不要於指本善舉迫切之害而不及久遠之憂夫事理者宰勢變者也指本者統辯智者也存近遠之憂者弭迫切之害者也是故天下之事有不可究極者則必有所據有不可總納者則必有所歸有所易觀者則必有所難見夫策國者設不可究極之形而不知所據是故離合不常而使人無定見馳不可總納之說而不知所歸是故語言不一而使人無專聽陳易觀之害而遺所難見是故急遽不詳使人多畏而少慮是故六國之王寡於成事而同以淪

胥者眩於策而不能擇也夫仁義者策國之術也天下之通理百家之要本而長久之道也功利塞仁義者也是故游士失於謀人主失於擇當年而不成累世而不決者功利之說行而仁義之不明也夫仁義不明而功利行則天下攘攘焉皆為勢往如是則得勢者興而失勢者亡矣故秦於六國非能施仁義也然卒并諸侯朝同列者乃六國有以藉之也夫德齊者以勢勝勢並者以德勝勢者功利之階也德者仁義之府也故功利者秦之所有而仁義者秦之所無也諸侯不以此時脩仁義而乃稱功利焉釋其

所無而尚其所有是故秦以一隅之僻據河華之要開殺
函之塞東向而制天下天下之侯王視其分裂而聽其宰
割卒無術以禦之者德齊而彼之勢行也夫爲功者謂仁
爲不殺義爲不取故言仁義則見迂闊而情踈言功利則
見切近而心向此過在策士而不究也夫仁義水火也水
可濟亦可溺火可烹亦可燔故仁者可生可殺之道也義
者可與可取之道也夫不殺不取者仁義之一端也故仁
義之功利大矣而策士不能究也夫游談之士藉諸侯之
車馬以爲裝貨諸侯之財幣以爲居賫寶玉以親外交市
土地以厚與國是故列地里之險夷陳兵革之鈍銳筭儲
積之厚薄亂主客之形反內外之情分散其事而變易其
說故使天下諸侯之心交戰而不定兩端而不果疑于似
是而莫能可否惑于利害而莫能從違由是敗約解從奉
名獻都要地率服而入朝于秦矣故諸侯之事秦而其心
者仰其威勢而幸其親已也此諸侯不詳于策士之罪也
於是秦得以行其遠交近攻之術而五國先滅夫五國之
滅者則齊之罪也齊之與秦東西相望嘗並帝而敵體故
秦之所忌莫如齊然而緩攻齊者徒以有五國在也君王

後見諸侯之日屠於兵而境無遺矢之擾不知秦有所俟
而以為厚已乃奉秦益謹而緩之救故齊之安者四十年
及至勝后齊國亡而王建幽於共城保一隅之衆亡五國
之師便四十年之安滅百世之社稷此君王后之罪也夫
譬之五國者鋒也齊則柄也五國者蔽也齊則地也此其
勢至明也然坐視其鋒之摧而欲與柄之無折立見其蔽
之徹而猶希地之不露蓋長久之術不察而迷于利害之
近也建之幽于共齊人歌曰松耶栢邪住建共者客耶此
疾勝后之不明刺賓客之賣國也悲夫然究其失策不可
無罪君王后也夫婦人可以治國家哉

心迹

天下之事在心知其意毋以迹固之則神明應而變化合
變化合則端委見矣端委者變化之窾係也易曰天下一
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故百會於一而殊統於同夫端委
者變化之始終也旁而通之以合變化約而省之以見端
委聖括之行也夫拘學不假於繩尺之外淺見不及于衣
帶之下習而不思由而不察猶弓人之不能矢治人之不
能匠也故拘學不可以論廣淺見不可與指遠何也心不

知其意而徒以迹固之也夫三皇不同道而皇之號不異五帝不同德而帝之號不異三王不同治而並稱王五霸不同功而並稱伯此迹異而心同者也曷可不為同也堯之禪虞後世稱焉子喻遜燕卒亡其國而天下笑之伯夷叔齊兄弟相讓孔子贊之宋宣公立弟春秋譏焉武王伐紂懸其首於白旗天下不以此貶其令名田嘗弑簡公則不能辭弑君之惡周公伐管蔡不為賊兄弟唐太宗弑建成而後世短之凡此迹若不異然不得同者不求之心而求之迹也故效顰者益其醜學步者失其故故求迹以為近則愈遠矣夫時易則勢移情移則事易使五帝可以相沿三王可以相襲則禮樂不為異同而文質不加損益也故迹似者不可以論心迹者變化之散著也苟可以其類者同之是田嘗為武王之行而建成廼管蔡之誅也故以其迹則雖有若之似不得為孔子以其心則雖魯人之異可以學柳下惠故車人不量車履人不視足通其意也故莊生觀解牛知養生張旭觀舞劍知草書夫解牛于養生相懸也舞劍於草書至遠也然視之若一伎焉意誠通則迹不足以蔽之也是故圖以列陳也書以傳御也然以圖

陳者不盡兵之道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蓋迹之所求者有以限之也夫移易之間謂之變化變化之成謂之合同觀合同則可以見端委故物必求之端委矣端委見則能一萬物是故不出戶而知星辰不下堂而知山川夫天之相去至高也地之相去至遠也必身及而目覩是天不可歷而地不可紀也夫累寸者至尺必差累銖者至兩必差故括天下之物必求端委求端委乃見天下之窾繫窾者物之以生者也繫者物之以會者也窾繫得則心通心者天下之至神也故能周流天下夫一者萬之所從出也故言一而不及萬為有餘言萬而不及一為不足聖人之道一而已故無不足故曰至道約而易操明而易知故聖人不學而能愚人學之不能直所從者異路也

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德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

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

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

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至於斟酌損益進忠盡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
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
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
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
泣涕不知所云

求通親親表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
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
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
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
亦崇厥化其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是以
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
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
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
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
房恩昭九親群臣自僚番休迺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

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
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
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
永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
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注心
皇極結情紫闈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
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
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
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

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
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
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
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
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
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
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
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
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嬖

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陳情表

臣以險釁夙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耆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孳孳予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

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
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嘗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
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
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
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
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爲
尤甚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
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
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
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
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
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
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
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憫愚誠聽言微志庶劉
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怖懼之情
謹拜表以聞

